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神道碑

贈太師中書令勤威馮公神道碑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護衛忠果功臣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新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勤威馮

公神道碑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爲兒童狀貌嶷然慷慨有大意人固已奇之矣既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爲遂行以才武給宿衛　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于行在　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　眞宗兩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公所斬虜最諸將遷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爲人講說人尚以儒者目之至是　眞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公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　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　眞宗嗟嘆者久之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爲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爲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部署河怒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　天子賜手書奬諭召還領步

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于位　天子悼慟爲之罷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勑宣慶使蔣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鄉大里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蘊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握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已卒公孝謹忠篤遇人有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侍輙數月常患世醫不足賴以爲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

其子爲公子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欲棄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奈何欺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爲公所友其卒有二女無以嫁公爲選士辦裝嫁之如已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人畏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上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謚於　天子而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爲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誄於太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爲如此於是爲銘曰

允文　眞宗俊藝在工相協予武有來馮公馮公頷
頷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動夷狄自公在野手不去
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貔貅豹虎指麾進
退妥若兒女武室以虓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
優孰施其文有壤千里孰致其武宿衛　天子
帝咨馮公爾往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　帝聞而
嘉勞以手勑公拜稽首匪臣之力　帝曰來爾予釐
爾勤授之旄節留掌我軍方朝告薨有詔罷視弔贈
賻葬哀榮終始追拜爲令尚書中書賜爵國公胙以
魯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巳維時馮公至今受祉在周
方虎咸有褒詩至漢充國雄爲之辭誰能詩公流示
無止刻碑墓門　公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
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
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
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尚書司門郎中
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
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
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
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

人譽用多士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　天子以爲知
已詔曰試哉遂試中書舘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
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　帝視
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
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陷奈何公拜且跪
風言而起苟紓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
至疆勑還會棄靈州　帝察公藝可書　帝制相或
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
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
倅州用獄一眚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淛河就付
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
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徒使于湖北遷自
濠梁又奪一官往裨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
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揔其輸煌煌金章厥賜
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諸公與俱會瑋
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
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　眞宗新陟罪垢皆滌爲
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陜荆乃還待制中
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
之銓衡乘傳臨幷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
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絀加職侍讀改司群牧移
之審官審是在服代閱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
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　帝悅而嚮
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

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既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　眞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仕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

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
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
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鄆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
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鄆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
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
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
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
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
刑況今哉即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
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
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
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

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
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
衆數百來自占巳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
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　天子賜詔書奬諭
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
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
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
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
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
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
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
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

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
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
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
命之尤凶强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
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
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
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奬之公乃自言外
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
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　天子自曹州召公
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
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動容賜其首曰褒忠
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既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
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
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
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
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
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弈太常寺太祝女四人
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
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
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
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
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
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諶群泰貴顯者數世豈
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

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絶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
棄時就德詒禄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魏公
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
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
胡公之虚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
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陛
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
禄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
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
尉卿聖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寛
等以待墓焚寛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
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　天子慶施賜之官三
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
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
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
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
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
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
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
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

之子伯曰虛巳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　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爾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窘[illegible]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

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寔寔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于閩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緡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內肅雝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　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　天子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九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淮南江浙荆湖南北等路制置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

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
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
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
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
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
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
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
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勑慶曆二
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
敗劉滬末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
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
出有雉隕于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

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
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
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
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
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詔會除廣
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熾　天子出大臣部
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
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屬
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
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
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
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

年三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敬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濶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説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産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遘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來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　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歙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在　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

危條變晝奇瘧毒既除膏熨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
夷維此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
家銘在墓前以告黥人孫氏之阡

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
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
隨彰國軍節度使康保裔部軍于高陽關契丹內侵
眞宗狩于魏大將忖城千里閉逃保裔以其屬出公
提少卒所戰輒破寇搏我疾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
以義死當是時十二月五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賻
恤錄公子樞以爲西班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
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州團練使而嘗一再辭賞
以求追榮其父母　天子亦數推恩以及朝士大夫
之親而公九贈官自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至左監
門衛大將軍逮　今上卽位則再至三品而公夫人
朱氏亦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太君有美志純行
年六十三以天聖七年六月六日卒於其子之官舍
而以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公合葬公幼而愿
恭長而敏武涉書吉謀將有以爲而卒不克蓋知者
傷焉唯忠壯不屈以詒祿于其後世而團練君實能
力承以大厥家噫其可銘也哉李氏世家鄭之原武
公諱興字仲舉曾祖諱顒祖諱光父諱元超皆弗仕
公生一男二女二女皆早死孫六人其二人早死榮
今爲尚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蔭仕昌齡終三班差

使蘂令爲右班殿直蘂令爲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聃周隱史厥家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田
啓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旅帝徂伐之孰致予武
操戈以先所遇斃逃曰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沉于戎
唯義之濟閔有傳禄追榮以暨誰無孫子錫命在幽
我以吾功克稱無羞詒詩後觀有石道周

故淮南江浙荆湖南北等路制置茶鹽礬
酒稅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
蕭公神道碑

蕭氏故長沙人也大馬氏亂遷江南又爲廬陵人公
曾祖諱霽仕李氏終洪州武寧縣令祖諱煥考諱良
輔皆不仕公諱定基字守一周天禧三年進士補岳
州軍事推官以母夫人陳氏喪罷後除虔州觀察推
官人饑說州將以便宜糶倉米秋糴償之所救活甚
多監納潭州茶米舉者十八人遷大理寺丞知臨江
軍新喻縣移監成都府市買務蜀引二江溉諸縣田
多少有約李順爲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
夜爲六由此他縣歲賂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二十
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公公曰約所以爲均即不均約
不可恃也乃親決水視一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
氏即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轉運使以爲能舉知黎
州州近蠻出善馬異時勢人多以託守公一拒絕蠻
大喜於是累遷至太常博士以博士召兼監察御史
裏行成都王鞏請鑄小鐵錢爲大錢當十鑄十得三

是廢十得三十也公疏以爲不便而駁議詘中貴人妄告兩淛轉運使罪以公往治直之蘄州王蒙正恃勢賂橫猾誣屬縣長罪死又以公往治告隨吏曰蒙正賂汝受之以告我蒙正果賂吏直三百萬公因以正其獄　仁宗欲官公一子公乃以讓其隨吏除開封府判官於是自監察再遷至侍御史除江西水陸計度轉運使奏事稱　上意賜三品服三司稅賦鵰鶚羽民入一尺費餘百錢奏以鵝鵝代之宜州蠻爲寇乃移廣西兼安撫公馳至問所以反曰吾知之矣乃蒐諸州澄海忠敢士萬人守要害戒諸將賊至乃擊歸則已蠻不復動明年邕州甲洞與來平寨將秦玨爭銀冶殺玨反邊大擾公曰蠻何敢是必玨有以致之問之果然乃廢銀冶誅道賊熟戶數十人又移交州討殺玨者而邊遂定　仁宗曰邊吏好生如蕭果如此可召用三司度支判官王琪使江淮淛議鹽酒事請公俱往乃除三司鹽鐵判官與琪俱使江淮淛議鹽酒事至吉州除江淮淛荆湖制置發運副使以官卒于家享年五十四實慶曆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其年九月二十日葬廬陵儒行鄉故舍之原公寬厚寡欲內行孝友稱於鄉里尤知爲吏在所皆有聲績夫人河陽縣君毛氏五男子汝礪汝諧汝器汝士汝奭皆進士汝礪終太常博士汝器終殿中丞汝諧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汝士今爲永州祁陽縣令故累贈至尚書工部侍郎而墓碑未刻汝諧請曰先人

於王氏有故乎銘士大夫多矣其曰然是宜以屬我
乃銘曰
蕭氏食鄴漢功之冠卒成齊梁以戾于唐人不絕史
與唐終始厥遷廬陵來自長沙使乎御史于宋初家
折獄禦戎有聲無譁祿則世繼而年不遐揚詩墓石
以相哀嗟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狄氏故并人唐武后時有以諫而至宰相者有功中
宗以及社稷是爲梁公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棐
字輔之曾祖曰崇謙連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
清湘縣令考曰希顏徐州録事參軍及公貴贈録事
君至兵部尚書而公母李氏封隴西郡太君蓋梁公
之後有兼譽者亦有名蹟至大官其後祿仕不終然
寖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爲時用出使入侍終尚書
工部侍郎直樞密爲學士天下稱爲善人長者公少
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歷
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
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
其職自直昭文館歷龍圖閣直學士其初任知袁州
分宜縣後嘗知開封府司録通判鄧州成都府爲開
封府判官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又使制置江淮荆
湖再判吏部流内銓知審官院知壁廣滑魏隨陝鄭
同楊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陝州河中府以趙元
昊反擇西方守吏其知隨州則坐在魏時軍事有驕

不遜者不即治其知揚州則不及赴而卒于京師慶
曆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七公惇厚篤實未
嘗妄言笑雖有喜慍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罷
南海所齎無南物在陝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
上公爲不聞接以它語退而歎曰吾束髮至此得爵
祿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汚邪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
於寬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
大夫聞其死多歎惜累階至中散大夫勲至上柱國
爵至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
戶夫人武城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
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即譽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生
六男子遵道遵度遵禮遵慤遵路遵彝遵度當天聖

初善爲古文志義甚高嘗爲襄州襄陽縣主簿不幸
早死君子莫不傷之遵路爲太常寺奉禮郎與遵道
遵慤遵彝亦皆早死遵禮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六
女子嫁衛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琰樞密直學士何中
立尚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死狄氏當五代之
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於許州陽翟縣張
澗里故以公合葬葬以慶曆五年既葬二十年而遵
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舉帝仁柔義剛施垂子孫
祿不曠仕歷世十四公爲循吏內行振振恕以與人
無恚無忌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
彼石之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尚書李公諱陟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衆推才高不妄交游獨與故相張文節公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澠池縣尉羣盜阻殽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傳捕公率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爲轉運使所奏留再任方賞遭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卒亡命相聚爲寇所居內黃大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爲設方略擒滅縣賴以無事改除貝州司理參軍州將邊公肅知公能有難輒以公逐劇賊用一日馳百里悉縛取以歸於是州及轉運使爲論功驛召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邡縣改殿中丞知秀州嘉興縣　眞宗東封改太常博士通判通利軍又以祀汾陰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奪二官監眞州鹽倉杭州言淛江隄壞不可治詔江淮荆淛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財力甚省而完且可久方復得故官留再任當是時呂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爲材且召除御史矣會母夫人死公行內脩事母尤以孝聞所收恤親屬多貧不能北歸留治喪南京哀戚毀甚未及服除而卒年五十三天禧三年六月八日也留守王沂公賻助之乃能具棺殯凡五娶賈氏高氏張氏耿氏最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貝

州邊公女也邊公彊明少所可知公而好之故女以
其子太康有賢行蓋見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
庸守大理寺丞致仕曰中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西
京留守女嫁太子中舍聶復貝州漳南縣令葛初平
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參其一早死公初以文藝自進
然喜吏事所至強果辨治終以愛利爲人所思嘉祐
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于衛州新鄉縣貴德鄉戒
海里至熙寧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李氏故
博平人後徙内黃曾祖諱祚弗仕祖諱守澄開封府
襄邑縣尉考諱珣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啓迹澠池終功淛河課文曰治
武奏厥多毀于大喪曾不及皤素琴未御虞殯遂歌
垂延在後寵禄有那兆衛西南彼墳陂陁追秩榮矣
哀如之何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爲人俶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
於政事　眞宗初即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
判齊州即有能名召還爲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
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
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數進見奏事
眞宗以爲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糺察在京刑獄及考
進士以糊名謄録之法　眞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
屬公居糺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
明審無留事　眞宗滋以爲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

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即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奬諭於是　眞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即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又以爲尚書禮部侍郎樞密副使　眞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逐去寇萊公而以公爲萊亦逐去之以尚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既而又以爲太常少卿知光州　仁宗即位稍遷祕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潁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計聞天子爲震悼贈禮部尚書賻賜錄其子孫加等謚曰安惠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誥特爲　眞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爲公道之公亦慷慨爲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祕世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爲之詘節故爲所逐公好收挽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世之夸者爲已進取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喜爲文有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既焚之矣無在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爲世所稱每書輒爲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實封至九百戶嘗爲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眞宗所自選也周氏世爲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

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
御史終尚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
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
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荷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
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延儁爲大理
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
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儁爲尚書
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閱閱行治
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
延儁爲後死微夫子許我則無以詒來久嗟乎公之
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
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
可知懍懍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爲略也銘
曰
羣獻俁俁御于　帝所出入百年將相文武有如周
公左右　眞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晦顯險夷者終
一德公去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廷　天子所知發
論造功每成無隳誰私黨讎用國威福閒上不豫乃
讒乃逐既投有罪而以公歸退施一州遂隕于腓美
矣邦士公之季子銘詩墓門載以龜趾

臨川先生集卷第八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行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建昌王君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鄱陽李夫人墓表

外祖黃夫人墓表

韶州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　眞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施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内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

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椸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姨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瑋字寶臣眞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武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年十九　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　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　眞宗即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

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　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埋驕於武延鹹泊撥臧掘強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入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唃厮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藩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厮敦爲鄉導公即誘樣丹捕厮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厮敦公遂奏以爲潁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爲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吐臘鬼留等

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九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巳者既貶寇萊公即指公爲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爲環慶路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爲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爲真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位年五十八　皇帝爲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爲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衂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百族以爲上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爲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重斂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干川爲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爲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唃厮囉聞公姓名即以

手加頴枉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輙陰勒其從人無得
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　眞宗
於兵事尤重慎即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
守一議終無以奪　眞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
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
秋公年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
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
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
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
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
倚終內殿崇班俟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瓦亭戰死
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
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閤門
祗候諝三班奉職諮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眞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
蔣公邢公皆倜儻喜赴人急歲飢所活以千計武康
公當　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
輔　眞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
故今爲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
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　太宗五路
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
爲西頭供奉官而枉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
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爲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

以爲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我必敗於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爲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爲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嘆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爲大將不可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絀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二年遷內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爲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爲邢洺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爲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氊車載壯士僞服爲婦人誘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爲能移陝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陝以東爲盜者聞公禍鴻霸事皆惴恐逃去五年爲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前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散虞候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虞候天禧四年爲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爲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使知康信軍城壞公使禁軍爲築築者久之而無敢竊言望公使已以非其事者城成　天子賜書獎諭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

都部署不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
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
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馬
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
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
觀察使軍人挾内詔求爲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
以干軍制後不可復治且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
軍人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
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
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也於是
天子心賢公以爲可用及閱太后宫得爭軍吏事遂
以公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

足以當大任　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
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
理而有恩故人爲人求官於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
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
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樞
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
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
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
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
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奇偉疑
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爲人言如此公
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　天子不得已以公爲武寧

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
而言曰皆尚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爲右千牛衛上將
軍知隨州人爲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
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
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
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
愧其言曹人喜鬬多盜佗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
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曆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
度使　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
人言爲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
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
熟豈非公仁政之効也公謝曰　明天子在上固常

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吾
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
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　天子使中貴
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
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
爲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
宜從事而以楊崇勲知成德軍崇勲使客問公所以
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
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
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
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
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提

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
糧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
之震恐已而　天子密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
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
公知陳州過都　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
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　上恩赦誅徙內郡非有公
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孟州召還署宣徽院事已
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
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檢校太
師判鄭州過都　天子召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
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
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
尚爲四夷所憚而　天子亦賢公以爲可屬大事也
四年復強起公以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判鄭州六年遂以爲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
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
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
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　天子爲之不得
已猶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羣牧
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
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　天子
至其第爲之罷朝一日又爲之素服發哀苑中而以
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龍腦等物出
內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詰小過望

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溫如也平生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施之親黨善治軍旅寬仁愛士卒士卒樂爲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多服其度以爲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咸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尚書駕部郎中張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寇諲皆早卒孫七人澤淵皆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沅瀛左侍禁溫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左侍禁价未仕公子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祔謹具公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謚并史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巳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　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

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閱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滎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爲德安人自善果至脛七世生裔爲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爲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廬州合淝縣尉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爲亂吏多避匿即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塹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爲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沿次

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贅朱介之其壻也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爲如此今既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江東泝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漢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爲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遂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

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爲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爲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爲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即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爲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旣濟者爲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爲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尚書生詢爲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爲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爲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爲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　大宋爲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眞州軍州事君眞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爲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爲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

盡力未嘗佚游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盡其力蓋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爲生四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爲揚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爲君能長者以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裏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咎弃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蓋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孝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眞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鹽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

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
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
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
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
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
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
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
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
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
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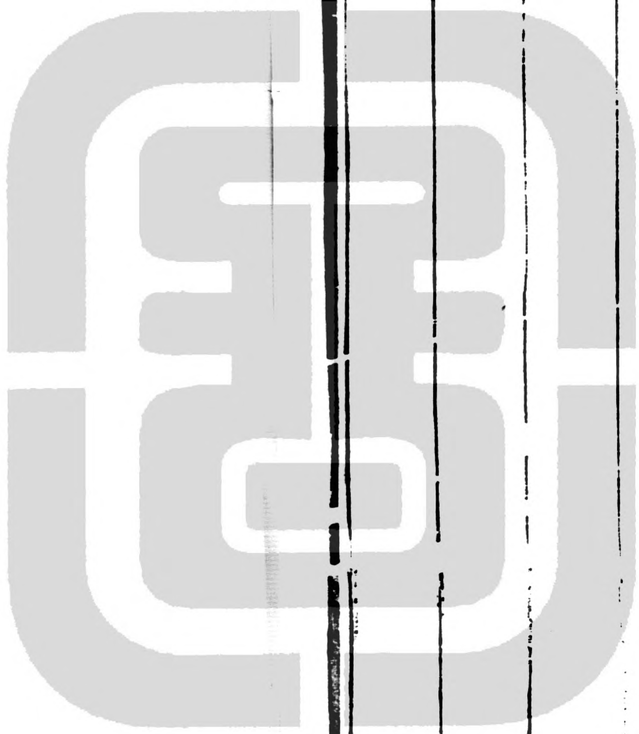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黄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
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
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
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
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爲女子以善事父母
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
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
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
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
異於已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爲聞人而州之
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爲善也宜有子初
其子爲尉於宜州之太平又參虔州錄事皆欲迎太
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

獨往及爲南劒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即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一無閒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繄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其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慍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既誌其葬四年其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以侈疣然斁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大言不聞隣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陰楊氏其爲臨江軍之清江人蓋亦已久矣曾皇祖曰某仕江南李氏爲大理評事皇祖曰某皇考曰某　眞宗時以行義聞嘗召之不起初宰相王隨少時與友善　仁宗即位隨知杭州謀以皇考奉章入賀既至度不可屈乃已後終推子弟一官以與其子得太廟齋郎君是也初任袁州萍鄉縣尉會令免獨當一縣豪猾吏民以君少共爲十餘獄嘗之君立斷治大服又選饒州德興縣主簿舉餘干縣令大水民之食有死者君以便宜出常平米計口賤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遽璉捕答盜父因殺子誣璉以求賂君治服語璉曰汝歸以米百石餔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璉大姓持賂當是時范文正公爲將問璉汝來時長官何言璉道君語公曰楊某治此不自嫌可以無疑也璉卒得雪歸餔民如君語蓋君爲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民樂輸多此類又除韶州翁源縣令轉運使舉監廣州市舶司至一月卒年四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事後母孝至然謹於人喪或大寒脫衣買棺以赴之平生如此不一既已未嘗爲人道死之日家所有獨其父書十餘篋舉者甚衆然仕終不遂其可惜也已娶陳氏子曰遽也天所以報施蓋將在於是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